

【千古三峡丛书】

# 三峡古镇

主编 蓝 勇  
撰文 阿 蛮  
摄影 卢延辉 陈池春

福建人民出版社 

# 三峡古镇



主编 蓝 勇  
撰文 阿 蛮  
摄影 卢延辉 陈池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峡古镇 / 阿蛮撰文; 卢延辉、陈池春摄影. —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2

(千古三峡丛书 / 蓝勇主编)

ISBN 7-211-04173-0

I.三… II.①蓝… ②卢… III.三峡 - 地方史 - 研究 IV.K29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2555 号

## 三峡古镇

SANXIA GUZHEN

---

主 编: 蓝 勇

责任编辑: 雷 戎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raylong@sina.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福新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350011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

插 页: 2

字 数: 156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211-04173-0/K·406

定 价: 28.00 元

---

本书中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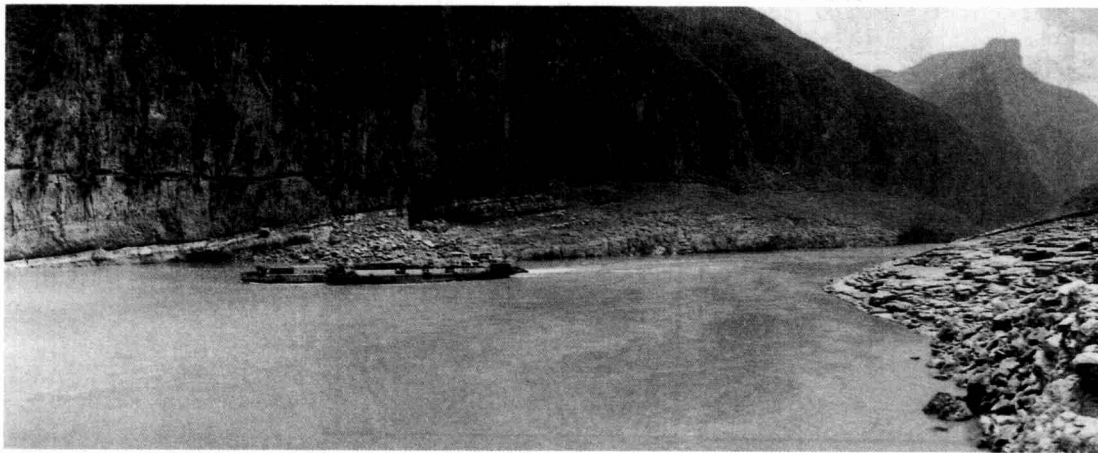
# 总序

蓝勇

世界上没有哪一条河流像长江这样拥有一个长几百公里而有七千多年深厚文明沉淀的大峡谷，更没有哪一个如此大的峡谷面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如此天翻地覆的变化：数千年承载三峡文明的主要地区将淹没在水面下，数百万人举家迁移，千万年的沧海桑田凝聚在如此短暂的时刻。

我们的先人对长江三峡早已倾注了不尽的关怀。远在汉晋时期可能便有了“三峡”之称，其中主要是指今天的长江三峡。袁山松的《宜都山川记》、盛宏之的《荆州记》、酈道元的《水经注》对长江三峡的描述脍炙人口，北魏“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的

瞿塘峡





诗句使我们倍增伤感,却使我们记住了三峡。

唐宋时期,几乎所有当时的文化名人都身临四川,而且都到过三峡。钟灵毓秀,“江山之助”,三峡造就了许多诗人。人杰地灵,文韵生彩,墨客骚人同样也为三峡增辉,故三峡有“诗峡”之称。唐代的杨炯、陈子昂、李白、白居易、杜甫、王维、张九龄、郑谷、孟浩然、刘禹锡、萧遘、张祜、李频、窦巩、张锐、孟郊、岑参等和宋代的赵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范成大、陆游、王十朋等,乃至明代的王士性,清代的张问陶、王士禛都到过三峡,有些还在三峡地区的州县为官。他们为雄壮幽深的自然三峡赋予了千古人文重彩。

历代以三峡为背景作画的人也很多。北宋李公麟的《蜀川胜概图》对于三峡地区描绘得最为详实,南宋夏珪的《巴船出峡图》(《万里长江图》)更是对三峡的气势极力渲染。以后历代以巫山、出峡为题作画的人更是众多。

唐宋时期有位史地学者写了一本《三峡记》,不过早已佚失,也不知道这位作者的大名。明清时期专门关于三峡的记载文献开始多了起来,如明代万历年间吴守忠编的《三峡通志》,是至今保存最早的专门

记载三峡历史地理的书。其他如清代陈明申的《夔行记程》、洪良品的《巴船纪程》、严如熠的《三省边防备览》等都是关于三峡的重要史料。三峡的航运十分重要,故历代对于三峡航运的记载相对



《峡江救生船志》所载夔门形势图

更多,早在唐代便有王周的《峡船具诗序》。清代谢鸣篁的《川船记》、贺笏臣的《峡江救生船志》、国璋的《峡江图考》和民国时期史锡永、彭聚星的《峡江滩险志》等也体现了人们对三峡航运的关注。

19世纪末以来,西方人开始关注长江三峡。英国人约翰·立德、H.R.戴维斯、乔治·沃尼斯特·莫里循和德国人多伦勃·魏斯等都曾考察了三峡,留有记载和摄影照片。日本人山川早水在清末对三峡有许多珍贵的记述,并留有一些摄影照片和录音资料。



20世纪初考察三峡的德国人多伦勃·魏斯夫妇

人们关怀三峡不是没有原由的。四川古称“四塞”,肥沃的成都平原和富饶的盆地、丘陵养育了一批批勤劳的四川人。四川盆地分明是一方被高山拱卫的世间乐土。这个有“天府”称号的乐土四周,有幽深的青城山、秀丽的峨眉山、险峻的剑门、雄伟的夔门为伴。不过,夔门和剑门本是古代出入四川的两条大通道,一条是从川北翻大巴山经过剑门的金牛道,一条是沿长江三峡经过夔门的三峡通道。三峡通道原是一条幽深高耸的绿色大峡谷,“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屡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也许岁月早已改变了三峡的自然原始状态,五代瞿塘峡“巴蛇食鹿”的故事永远不会再有,诗人咏唱的峡猿长鸣在明末已经不复令人断肠。至今我们出川入川经过三峡,也许都会有一种经过世外自然空谷又回到另一个世俗红尘的感受。那是博大的自然幽谷对我们的洗礼。得意者,受大自然的震慑,平息自己的狂妄;失意者,感知大自然的胸怀,反衬自己无谓的失落。



白帝庙屋脊上的三国人物

可能对世人来说,三峡的人文色彩更令人驻足。从 204 万年前的巫山猿人到大溪文化,从屈原到王昭君,从竹枝词到峡江号子,从诗城到诗峡,从白帝城到丰都鬼城,从张飞庙到白鹤梁,我们不能不说三峡更应是一个人文的三峡。近年来在与三峡工程同步进行的三峡地下文物抢救性发掘中,面对满地的汉砖唐瓦宋瓷,我们屡屡被三峡先民所创造的文化所震撼。

不过,长江三峡地区一直是十分落后的。早在宋代,夔州城有“郡城深僻处,车马罕经过”之称,万州号“峡中天下最穷处”,忠州“最号穷陋”,归州“最为硗瘠”,而峡州有“地僻而贫”的说法。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长江三峡地区仍有汉民族最落后地区之一的称号。古代三峡地区的百姓物质生活虽然落后,却十分乐观,虽然大多无法吃到稻谷,但“未尝苦饥”,过得十分怡然自得。三峡经济落后,但沿江转运输业却十分有地位,沿江转输经商风气盛于许多传统经济发达地区。



山里人家

三峡历史上也曾被称为穷山恶水,但却名人辈出。从屈原到王昭君,从巴蔓子到甘宁,从卢作孚到何芳川等,更不用说得江山之助,三峡玉成中国无数大诗人。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文与自然地区,值得我们去关怀和研究。

三峡，隐藏着汉民族传统和古老的流风遗韵，更有巴人的气质风范，有着我们现代人梦想回归的乡土情趣。我们想看看白云生处神女峰上农家的生息劳作，我们想闻闻东屯山坡满山橘树中升起的缕缕炊烟，我们想听听宁厂吊脚楼中村姑的纯情笑声，我们想重温依斗门下川江船工描述的昔日繁华……但这一切仿佛都将远离我们而去，我们不禁发出留住千古三峡的唱叹。

如果没有三峡工程，可能三峡只是一个中国的三峡，自从有了三峡工程后，三峡已成为世界的三峡了。近十年来，随着三峡工程的上马，三峡有了更大的知名度。也因为三峡工程，才有如此宏伟的江山突变，如此巨大的移民工程，如此猛烈的人地互动。这是人类在利用自然中的一次大碰撞，一次大探索，一次勇敢的尝试。

我们这一代是幸运的，我们能拥抱千古三峡，我们又能见证一个新的三峡。我们怀着对千古三峡的不尽依恋，对新三峡的美好憧憬，见证这千古三峡，反思这千古三峡。

今天，中国大量的水电站横亘江河，许许多多自然河道都被渠化，这在我们国家电力紧张的条件下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从历史和科技发展规律来看，发电是可以经过人类努力，通过核能、风能、太阳能等方式

135米水位后的白帝城







来实现的，而许多自然遗产类河道、人文遗产类河道由于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回归性，河道渠化后会对生态环境产生怎样的影响还需要研究和验证。这样，对于河道渠化与自然人文遗产之间的关系，就需要我们有一种长时段人地关系思维的关怀，就需要我们在利用河流水源发电时，有一个人地整体发展的远景战略与规划：哪些河道需保留自然状态？哪些河流原生态文化应该保留下来？应保留给我们后人多大比例的相对自然的天然河道？

2003年6月，正值三峡大坝二期蓄水之际，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我主编的《千古三峡》。现在又拟推出这套《千古三峡丛书》，将分别以诗城奉节、历史古镇、古今交通、民生状态等为题，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将三峡全貌展现给大家。也因此，我们一批人文学者同聚在一起，力求以千古三峡的人文沉淀为核心，向社会展现大自然的天工造化和前人在这条河道上的文化沉淀，演示历史上三峡的人地互动关系。当然，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不仅仅在于让社会更多地了解三峡，更在于让社会更加关怀传统，热爱自然，逐渐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在达到现代化的过程中，将最大限度地保护自然和传承传统的理念，变成现实中的行动。

## 序 我的三峡腹地之旅

阿 蛮

三峡,作为中国内陆一个范围广大的地理单元,其知名度和重要性在中国各个地理区域中,无疑是名列前茅的。早在先秦时期,楚辞作者屈原、宋玉等人就有关于三峡地区人民风俗习惯和神话传说的记述。屈原所著的《九歌》和《离骚》、《橘颂》等作品,很多素材直接来源于三峡地区的人民生活。宋玉的名篇《高唐赋》和《神女赋》的创作灵感,也是从巫山民间神话传说中得来的。

汉唐以来,历代学者和文人已将瞿塘峡、巫峡、西陵峡合称的三峡作为重点描写和讴歌的对象。从汉乐府诗《黄牛》到唐宋时代的诗人李白、杜甫、黄庭坚、陆游等,其有关三峡的诗歌、游记,如《朝发白帝城》、《登高》、《入蜀记》等更是脍炙人口。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里更是详细记述了三峡地区大至长江,小至各条支流的水情和物产,为后代学者了解古代三峡地貌和地理风情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以后,有关三峡地区的经济、科技、地理、历史、考古、文化、民俗和移民问题方面的研究便成为了世界性的学科。世界对三峡地区的研究兴趣持续升温,出版了大量著作。三峡学大有成为世界地理显学的趋势。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三峡历史文化方面的体验性研究和写作的,并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



三峡库区西端的重庆朝天门

但当福建人民出版社提出由我采写《三峡古镇》一书时，我立即感到了责任的重大和完成这个题目的艰难。我现在要进行的，不是对某个单一对象的体验和研究，而必须对尽可能多且各具代表性的古

镇进行探索，找出这些古镇在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方面的共同点和个性差异，找出每个古镇之所以成为“古镇”的根据和理由来，从而把三峡地区的社会状况、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整体向读者描述出来。这个“大制作”般的任务，对于任何一个作家来说，可能都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好在我本人出生及生活的重庆，也正是三峡库区的城市，加之多年来我已数次深入三峡腹地，对本地区的民风民情和历史背景有着初步的了解，使我在再次采访之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临行之前，我查阅了大量各区市县的地方志和民间文学读本，同时搜集旅游图册，查找各地网站信息，编写采访提纲，设计旅行线路。事实证明我的前期准备是十分有效的，我的行程除根据当时气候和交通条件临时小有变动外，大体上与我的先期设计吻合，这样就提高了采访的效率，避免走太多的回头路和无谓地消耗时间、体力和旅费。

我所选择的线路下行主要在长江北岸，上行则改在了南岸。这样我可以尽可能多地深入三峡腹地，从而满足采访和体验三峡古镇的目的。我选择的长江三峡两岸纵深地带的古镇，多数也是被重庆市和湖北省公布为重点保护的历史文化名镇。其保留传承下来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民风民俗，也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中国内陆地区人民生活的原生态风貌，无疑具有极高的文化体验价值。但前提条件却是必须能够吃苦。



20世纪70年代的巫山老县城(陈池春摄)

而我的此次行程恰以时间紧,任务重,看点多,采访面广且问题较艰深,因而吃苦受累更成为必不可少的体验。

我的主要旅行行程正值暑期高温,行程的绝大部分是坐大客车和中巴车。除了重庆和宜昌附近两段高速公路大巴外,我乘坐的所有客车,不论大小都没有空调。几个小时坐下来,人就像“享受”了桑拿浴一般,浑身有一种虚脱感。而且在乡镇泥土公路上乘中巴车,除了头上身上沾满灰尘外,多数时候也免不了与其他乘客一起同呼吸共命运,互相嗅着对方身上浓烈的汗味,互相欣赏对方脸上无奈的表情。这一点,以我在湖北长阳县火烧坪到资丘镇的中巴车上的体验最为深刻。那一天我到火烧坪乡采访了具有土家族风格的赶集之后,搭车到资丘镇桃山码头乘船。好不容易等到一辆中巴车,却见车上已经挤满了乘客。因担心错过乘船时间,只好也挤上那辆中巴。在车上留心数了数,只见本来定员19座的客车却挤进了42人。从火烧坪到资丘有27公里,都是崎岖山路,又是下坡,海拔高度从1100米下降到200米。那时我与赶完集的农家汉子一起互相挨挤着站完全程,手一直牢牢地抓着扶手,心里却盘



算着一旦车有闪失自己该怎么逃过危险。好在司机技术娴熟，开得很稳。而乘车的老乡也不断地给我以信心，一路上说话不停，笑声不断。他们似乎早已习惯了这样的乘车，无论是山高路险还是高温烤人，都不能影响他们的乐观心态。这一点我自愧弗如。

在乡镇采访有些地段汽车不能去，打摩的便成了最常用的手段。有一天连续乘摩托车跑了六十多公里，在山道、田埂和岩石缝间颠簸了大半天，到晚上才发现屁股疼得几乎不能坐了，疼痛的感觉一直延续了三个多月。

除了乘车的艰难，走路和爬山的辛苦也是免不了的。每到一个镇，我通常是先找个较高的山头，观察拍摄镇子的全貌，同时找准可能存在文化古迹和其他特色景点的方位。那样便须爬山，几个小时爬下来，浑身已是一片汗湿。我到巫山县庙宇镇的时候天已擦黑，无法探查古镇的布局，只好在第二天一早就爬上镇后的高山。没有路，我从苞谷林和红薯地穿行往上走。下山时想抄捷径，不料适得其反，走到一处断崖边。回头路也难走，我别无选择，先把照相机脚架扔下去，再攀着岩石往下跳。但跳下山崖后身子却无法站稳，在斜斜的野草地里连翻几个滚。最后的结果是，我的膝头和肩膀都受了伤，小腿和手臂也被荆棘挂出了血。身上穿的T恤衫和短裤也被摔破，连同已经摔坏的照相机脚架，一起成了我此次三峡腹地之旅的最大损失。但这次遭遇也使我明白，作为一个考察者，谨慎总是必须的，任何时候都不能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

不过，我的三峡腹地之旅也因为行程的漫长和丰富，带给了我非常充实和极端快乐的感受。这样的感受在一般的短途旅行中是很难体验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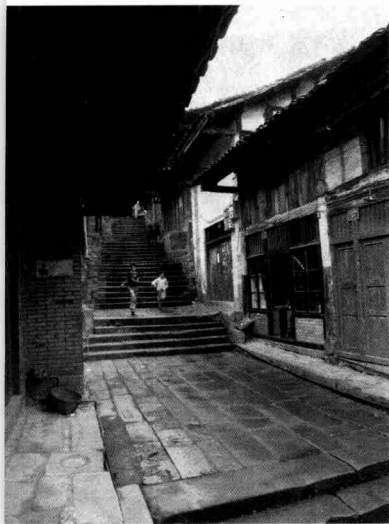
首先是三峡腹地优美壮丽的自然风光带给人的享受。从庙宇镇到巫山县城的途中，汽车从长江南岸的高山之巅一路俯冲而下，巫山十二峰尽收眼底，那时不仅可以感知毛泽东“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气概，而且完全可以体验到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的意境。而当我由一位卡车司机带着，避开规定的参观程序，冒充建筑工人直接走上三峡大坝三期工程工地，看到完全真实的施工场景时，得到的快乐就不仅是壮观风景给予人的宽广博大情怀，还有了探险一样的刺激。在清江，从碧如幽潭的隔河岩水库出发，长达百多公里的青山绿水，也给了我无尽遐想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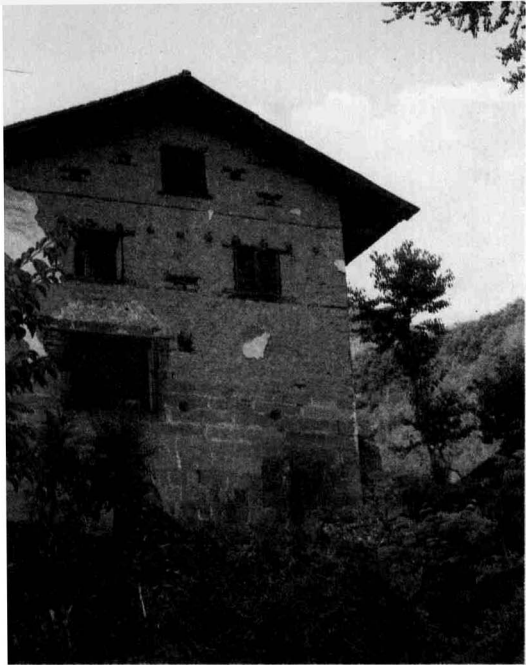
其次是三峡古镇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带给我的新鲜感和启发。无论是长江边的西沱、归州、楠木园，还是藏在大山深处的云安、竹园、吐祥、庙宇、高阳、资丘和谋道，加上此前我已经十分熟悉的宁厂、中峰和磁器口，每个古镇都是一部历史，一本书，其中有着怎样的奥妙？而我却有幸把那么多历史和现实的书籍都一一读过来，这样的体验也是非亲历者难以完全感受到的。在庙宇镇，我顶着正午的烈日爬上龙骨坡遗址，眼前浮现出204万年前，巫山人赤裸着身体用最原始的石头武器围猎剑齿象的场景；在云安镇，我打着手电筒攀上一步三摇的陕西箭楼，敲响已经缺掉一块的清代铜钟；在乐平里，我独自冒雨登上屈原庙的台阶，回身俯看两千多年前那位悲情诗人亲自耕耘过的田野；在谋道镇，我抚摸着鱼木寨城堡上保留至今的防御枪眼。在一一品读



从庙宇到巫山公路上看到的巫峡



西沱云梯街



竹园镇口防御土匪的碉楼

这些历史大著之时，心头涌动的潮水便无数次地冲击着我的头脑和神经。那时我如同站在了时间隧道的入口，极目远眺，眼前快速闪过的便是千百年历史风云的精彩画面，看得我如醉如痴。

而最令我感怀的，还是三峡地区民风民情带给人的美好体验。很多人在形容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的性格时都爱用一个词——纯朴。是的，保留在三峡地区人民生活中的传统美德当然也有纯朴，但我认为那远远不够用来形容我所感受到的三峡民风。它的真诚、直率、乐观和极少虚饰的生活态度与待人接物，至今还是真正原生态的。我在各地采访中，都得到了人们十分友善的对待和极其诚恳的帮

助。在宁厂、云安、竹园、吐祥、庙宇、归州、资丘、西沱、中峰等地，镇政府都派专人陪同采访，为我介绍情况，使我获益匪浅。

在渝东的云阳、奉节、巫山和鄂西的巴东、秭归、利川等地，不论老人或年轻人，至今仍然保持着对外来者以“nianr”相称的习惯。开始我没听懂，不知那“nianr”是什么意思，后来在谋道镇骑乘一个小伙子的摩的，听到他



宁厂古镇的吊脚楼



宜昌黄陵庙

也这么与我打招呼,便问他来由。小伙子回答说,如果用笔写下来,就是“您”字。我大为惊异,没想到在很多大城市早已消失的这种称谓,却在三峡腹地的僻野乡村完整地保留着,而且使用得那么平常、自然,毫无做作。只是,这里与普通话的读音稍有差别,特别是尾音多了个儿化韵,在表示尊敬之时更多了一些亲昵。在湖北省兴山县,我乘坐过除飞机、火车之外的几乎所有交通工具,无论是坐大客车、中巴车,还是打出租车、摩的,以及搭乘渡船,每当我向人们打听一个去处时,人们在指点过我之后,总会再交待一声乘车的价格。多次听过这样的叮嘱后,我便寻思,是不是这里的人们都有这种默契,对外来者事先告诉一下,以免有人多收车费而坏了这里的名声。

兴山县是中国汉代美女王昭君的故乡,人们便特别珍惜昭君故里的传统风俗,对任何因欺诈而产生的名誉损失都难以容忍。

在秭归县拜访县博物馆梅云来馆长的时候,已是下午临近下班时分。梅馆长带我去看了江渚庙后驱车把我送到城里一家星级宾馆门口,





让我安顿下来。我因是自费出行，一路上所住都因陋就简，下车时便有些犹豫。梅馆长似乎看出了我的尴尬，二话不说，把我领到服务台前要了房间钥匙交给我，并嘱咐说：“你是远道来的客人，只管住下来，走时交还钥匙就行了，结账的事由我来。”那是我此次三峡之旅中睡得最舒适也最安稳的一夜。而在此之前，我并没有见过梅馆长，我厚着脸皮找上门去向他请教，也是旅行过程中锻炼出来的本领。

在鱼木寨采访后回到谋道镇，也是在一个下午将尽的时候。因计划着将去下一个地点，我向街头一群年轻人打听道路。年轻人争着告诉我，已经没有班车路过了，如果要赶时间，只能打摩的去鱼龙镇住下，有近 30 公里，得走一个多小时。我与前述那位向我解释“nianr”的小伙子说好，让他用摩的送我去鱼龙镇。小伙子犹豫了片刻还是答应下来，之后便带我驶上了路况并不好的渝鄂省道。到齐岳山上，天气突变，风刮得厉害，还有些冷。小伙子停下车，嘱我多穿件衣服再赶路，一路上又不停地向我介绍这里的地理、气候，仿佛生怕我感到寂寞。事先跟小伙子说好打摩的的价钱，不收回程费。到鱼龙镇时，我有些过意不去，拉小伙子到一家食店吃了晚饭再走。小伙子却谢绝了，又对我笑笑，说：“老婆等着我回家吃饭的。”神态始终十分坦然。

这样的经历还有很多，以至于在近 20 天的旅程中，我差不多完全忘了在城里已经习惯保持的戒备和警惕。虽然我只是一个独行者，按说应该更加远拒陌生人的。事实上，我也的确没有哪怕一次因被哄骗、被讹诈或被欺凌而烦恼生气的经历。也许是我运气好。但不管怎么说，我的经历也足够让我对我的三峡乡亲说上一声感谢了。我深深感到他们给予我的帮助和友善，会让我在今后的生活中永远受用不尽。